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十一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第二十

薛簡肅公奎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明道二年尚書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河東公以疾告歸其政 天子曰吾不可以數煩公乃詔優公不朝而使視事如故居歲中數以告乃得還第又數以告然後拜公為資政殿學士戶部侍郎判尚書都省罷其政事景祐元年八月庚申公薨于家年六十有八贈兵部尚書公諱奎字宿藝姓薛氏薛氏之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任姓之別為十族薛者奚仲之始封也其後奚仲去遷邳而仲虺留居薛春秋之際以國見經而其子孫後以為氏此其譜也隋唐之間薛姓居河東者為最盛公絳州正平人也曾王父贈太保諱某大王父贈太傅諱某王父殿中丞贈太師諱某三世皆不顯而以公貴初 太宗皇帝伐并州太師以策干行在不見用罷公生十餘歲已能屬文辭太師顧曰是必大吾門吾復何為乃不復事生業務施貸以賙鄉閭曰吾有子矣後何患後五十年公始佐

今天子參政事為世名臣如其言公為人敦篤忠烈果敢明達初舉進士為州第一讓其里人王巖而居其次於是鄉里皆稱之淳化三年再舉乃中授祕書省校書郎隰州軍事推官始至取州獄已成書活寃者四人徙儀州推官士爭薦其能丁太夫人憂服除用薦者拜大理寺丞知興化軍莆田縣悉除故時王氏無名租莆田人至今以為德遷殿中丞知河南長水縣徙知興州州舊鑄鐵錢用工多人以為苦公乃募民有力者弛其山使自為利而取其鐵租以鑄悉罷役者入用不勞遷太常博士御史中丞向敏中薦公材中御史判三司都磨勘司賜緋衣銀魚出為陝西轉運副使坐卒人免官居數月通判陝府歲餘召還臺安撫河北稱旨改尚書戶部員外郎淮南轉運使江淮制置發運使開揚州河發其三堰以便漕船歲以八百萬石食京師其後罕及其多轉吏部員外郎丁太師憂去職不許居二歲入為三司戶部副使與三司使李士衡爭事省中士衡拔特權貴人為助公拜戶部郎中直昭文館出知延州遷吏部郎中入為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遷右諫議大

夫御史中丞契丹使蕭從順來朝是時一莊憲明肅太后垂簾聽政從順舉止多不遜以謂南使至契丹者皆見 太后遂請見之朝議患之未有以決公獨以理折之從順乃止而嫉公者讒其漏禁中語由是拜集賢院學士出知并州改知秦州秦州宿重兵兵嘗慊食公為勤儉積蓄教民水種歲中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而秦之餘粟積者二百萬征筭之行者二十萬數民舊隱田數百頃所得芻粟又十餘萬秦州之民與其蕃落數千人詣轉運使請留不果公在開封以嚴為治肅清京師京師之民至私以俚語目公且相戒曰是不可犯也因圖為之數空而至今之人猶或目之及居蜀尤有善政民有得偽蜀時中書印者夜以錦囊掛之西門門者以白蜀人隨之曰萬計皆恟恟出異語且觀公所為公頌主吏藏之略不取視民乃止老媪告其子不孝者子訴貧不能養公取俸錢與之曰用此為生以養母子遂相慈孝里富人三女皆孤民或妄爭其產公析其貲為三為嫁其女於是人皆以公為仁恩蜀人喜亂而易搖公既鎮以無事又能順其風俗從容宴樂及其臨事破葑發伏逆見隨决如逢蒙之射而方朔之占無一不中蜀人愛且畏之以比張尚書諫而不苛開封天子之畿益州蜀大都會皆世號尤難理者而公尤有名其寬猛之政前後異施可謂知其方矣入拜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遂拜參知政事公入謝 上曰先帝嘗言卿可用吾今用卿矣公益感激自勵而素剛毅守節不苟合既與政尤挺立無所牽隨然遂欲繩天下無小大一入於規矩往往不可其意則歸卧于家歎息憂媿輒不食家人笑其何必若此公曰吾慚心不及古人而懼後世譏我也公嘗使契丹與其君臣語而以論議服其坐中其後契丹使來必問公所在及聞已用乃皆喜曰是得人矣邊吏得諜者言契丹欲棄約舉兵 上亟召大臣議或欲離之將增兵公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啻一矢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上顧公曰果如公言於是益重之明道二年 莊獻明肅太后欲以天子衮冕見上廟臣下依違不決公獨爭之曰 太后必若王服見 祖宗若何而拜乎 太后不能奪為改他服 太后崩

上見羣臣泣曰 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若有所屬何也  
公遽曰其在袞冕也然服之豈可見 先帝乎 上大悟卒以后  
服葬於是益以公為果可用也公先娶潘氏早卒后娶趙氏今封  
金城郡夫人子男一人直孺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故職方員外  
郎張奇其次適故開封府士曹參軍喬易從早亡次適太原王拱  
辰早亡次適廬陵歐陽脩次又適王氏公既貴贈其曾祖而下三  
室曰太保太傅太師追封曾祖妣某氏某夫人祖妣某氏某夫人  
妣某氏某夫人公性孝慈雖在大位家人勤儉不知為驕奢諸子  
幼孤撫養不異平生所為文章四十養直而有氣如其為人五年  
某月某甲子其孫直孺奉其柩自京師葬于絳州以其年某月某  
甲子即事先期狀公之功行上之太常太常議曰謚法一德不懈  
曰簡執心決斷曰肅今其狀應法乃謚曰簡肅銘曰

薛夏之封 以國為姓 其后河東 隋唐最盛 公世載德  
寔河東人 必大其門 太師之云 公之從事 以難為易  
參于大政 不撓不牽 屢決大議 有言炳然 公不為相

告病還家 賜賻之榮 尚書是加 公有敏德 焯其行事  
公有令名 有司之謚 事告之史 謚傳子孫 又刻銘章  
納于墓門

程文簡公琳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嘉祐元年閏二日己丑鎮安軍節度使檢校太師同中書門下平  
章事使持節陳州諸軍事陳州刺史程公亮于位以聞詔輟視朝  
二日贈公中書令於是其孤嗣隆以狀上考功移于太常而博士  
起曰法宜謚乃謚曰文簡明年某月某日葬公于河南伊闕之某  
鄉某原其孤又以請于太史而史臣脩曰禮宜銘乃考次公之世  
族官封爵號卒葬時日與其始終之大節合而誌於其墓且銘之  
曰惟程氏遠有世序自重黎以來其后居中山者出於魏安鄉侯  
昱之後公諱琳字天球中山博野人也曾祖贈太師諱新曾祖妣  
吳國夫人齊氏祖贈太師中書令諱贊明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  
袁州宜春令贈上師中書令尚書令冀國公諱元白妣晉國夫人

楚氏公以大中祥符四年奉服勤辭四字高第爲泰寧軍節度掌書記改著作佐郎知壽陽縣祕書丞出左藏庫天禧中詔奉辭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 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是時契丹所遣使者數出不遜語生重而主者應對多失辭上忌之已而契丹來賀即位乃選公爲接伴使而契丹使者言太后當遣使通書公遠以札折之乃已史官修 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公修大中祥符八年以後起居注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在京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天聖五年館伴契丹賀乾元節使使者言中國使至契丹坐殿上位次高而契丹使來坐次下當陞語甚切不已而 上與大臣皆以之小故不足爭將許之公以謂許其小必啓其大力爭以爲不可遂止河決滑州初議者言可塞役既作而後議者以爲不可乃命公往視之公言可塞遂塞之歲中遷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蜀人輕而喜亂公常先制於無事至其臨時如不用意而略其細治其大且甚者不過一二而蜀人安之自僚吏皆不能窺其所爲正月俗放燈吏民夜會聚邀嬉盛天下公先戒吏爲火備有失火者使隨救之勿白以動衆既而大宴五門城中火吏救止卒宴民皆不知蓋其他設施多類此軍士見監軍告其軍有變監軍入白公笑遣之惶恐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待告也可使告者來監軍去而告者卒不敢來公亦不問遂止蜀州妖人有自號李冰袖子者署官屬吏卒衆徒百餘人公命捕寘之法而讒之朝者言公妄殺人蜀人恐且亂矣上遣中貴人馳視之使者入其境居人行旅爭道公善使者問殺妖人事其父老皆曰殺一人可使蜀數十年無事使者問其故對亂蜀者非有智謀豪傑之才乃里閭無賴小人爾惟不制其始遂至於亂也使視蜀既無事又得老父語還白於是 上益以公爲能遷給事中知開封府禁中大火延兩宮宦者治獄得縫人火斗已誣伏而下府命公具獄公立辨其非禁中不得入乃命工圖火所經而後宮人多所居隘其炷竈沂版壁歲久燥而焚曰此豈一日火哉乃建元此殆天災也不宜以罪人 上爲緩其獄故卒

得無死者凡在府決事神速一歲中獄常空者四五遷工部侍郎  
華圖閣直學士守御史中丞是歲以翰林侍讀文子士復知開封府  
明年爲三司使治財賦知本末出入有節雖一金不可妄取累遷  
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司天言日食明年正旦請  
移閏月以避之公以謂天有所譴非移閏所免惟修德政而已乃  
止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 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  
知潤州而惡仲淹者復誣以事語入 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  
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出語及仲淹皆指爲黨人公獨爲  
上開說明其誣枉 上意解而後已公爲人剛決明敏多識故事  
議論慨然及知政事益奮勵無所回避宰相有所欲私輒以語折  
之至今人往往能道其語而小人僥倖多不得志遂共以事中之  
坐貶光祿卿知潁州已而 上思之徙知青州又徙大名府居一  
歲間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德官者  
皇甫繼明爭治行宮事章交上 上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  
公遂罷繼明是時繼明方信用其勢傾動中外自朝廷大臣莫不  
屈意下之而公被中傷方起未復而獨與之爭雖小故不少假也  
故議者不以公所直爲難而以能不爲繼明屈爲難也迂工部尚  
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  
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夏人以兵三  
萬臨界上前三日公謀知其來城諸堡寨按兵閉壁虜至以爲有  
備引去訖公去不復窺邊趙元昊死子亮祚立方幼三大將共治  
其國言事者謂可除其諸將皆以爲節度使使各有其所部以分  
弱其勢可遂无西患事下公公以謂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撫  
夷狄而亮祚雖幼君臣和三將无異志雖欲有爲必无功而反生  
事不如因而撫之 上以爲然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  
復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自元昊反河西契丹亦犯約束地二邊  
兵興連歲不解而公方入與謀議更守西北二方尤知夷狄虛實  
情僞山川要害所以行師制勝營陣出入之法於河北尤詳其奏  
議頗多雖不能盡用其指畫規爲之際有可喜也再居大名府前  
後十年威惠信於其人人爲立生祠公自罷政事益不妄與人合

亦卒不復用既徙鎮安居三歲上書曰臣雖老尚能爲國守邊未  
報而得疾享年六十有九公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  
廣平郡爵公食戶七千四百而寔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  
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大常博士嗣  
弼殿中丞嗣恭大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長適職方員外  
郎榮謹次適祕書丞韓頌次適都官員外郎晁仲約次適大理寺  
丞昊得次適將作監主簿王偁孫三人長曰伯孫次曰公孫皆太  
常寺太祝次曰昌孫守祕書郎有文集奏議若干卷公平生寡言  
笑慎於知人既已知之久而益篤喜飲酒引滿然人罕得其驩而  
輿余尤相好也銘曰

君子之守 志於不奪 不學而剛 有摧必折 毅毅程公  
其剛不屈 公在政事 有謬其言 直雖不容 志豈不完  
謂公不顯 公位將相 豈無謀謨 胡不以訪 老于藩輔  
白首猶壯 公雖在外 邦國之完 奄其不存 士夫曷望  
吉卜之從 兆此新岡 推其休聲 愈遠弥長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一

楊諫議借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慶曆八年秋翰林侍讀學士右諫議大夫楊公年六十有九告老  
即以工部侍郎致仕歸于常州其行也 天子召宴勞賜以不拜  
公卿大夫咸出餞于東門瞻望咨嗟相與言曰楊公歸哉於公計  
爲榮於國家計爲可惜其明年九月某日公疾革出其兵論一篇  
示其子忱慙而授以言曰臣子雖死不敢忘其君父者天下之至  
恩大義也今臣偕不幸猶以垂閉之口言天下莫大之憂爲 陛  
下無窮之慮者其事有五以畢臣志死無所恨惟 陛下用臣言  
不必哀臣死也言訖而卒不及其私忱慙以其語并其兵論以聞  
天子震悼顧有司問可以寵公者有司舉故事以對 天子曰此  
何足以慰吾思乃詔特贈公兵部侍郎公少師事種放學問爲文  
章長於議論好讀兵書知古兵法以謂士不兼文武不足任大事  
當四方無事時數上書言邊事後二十餘年元昊叛河西契丹卒  
衆違約三邊皆警言天下弊於兵公於此時耗精疲神日夜思慮創  
作兵車陣圖刀楯之屬皆有法天子以步卒五百如公之法試于  
庭以爲可用而世多非其刀楯脩嘗奉使河東得邊將王昱言元  
昊出兔毛川爲吉所敗者用楊公楯也蓋世未嘗用其術爾然公  
素剛少合而議者不一故不得盡用其言夏竦經略陝西請益置  
士兵公言竦據內地無破賊之謀而坐請益兵蓋慮敗事則欲以  
兵少爲解竦復論公不忠沮計公不能忍以語詆之其後三路農  
民壯者咸墨爲兵公又言兵在精不在衆衆而不練則不整而易  
敗困國而難供時自將相大臣議者皆務多兵獨公之論能如此  
劉平兵敗元昊圍延州甚急而救兵不至公在河中乃僞爲書馳  
造延州救兵十萬至矣因命旁郡縣且芻芻糧什器如其數以俟已  
而元昊亦解去後公守并州即詔公爲并代麟府路經略安撫招  
討等使兼兵馬都部署公執劾告其羣吏曰天子用我矣然任其  
事必圖其効欲責其効必盡其力乃列六事以請曰能用臣言則  
受命不然則已朝廷難之公論不已坐是徙知邢州公志之不渝

皆此類也公爲御史 章獻太后兄子劉從德爲團練使以卒其門人親戚廝養用從德拜官爵者數十人馬季良以劉氏婿爲龍圖閣直學士公上書言漢呂后王祿產欲彊其族而反以覆宗唐武三思楊國忠之禍不獨其身幾亡其國太后大怒貶監舒州酒稅居二歲復召爲御史言事愈切公祥符元年進士及弟以上書言事 真宗奇之召試不赴拜著作佐郎累官至工部侍郎爲天章閣待制龍圖閣直學士遂侍講于翰林嘗爲審刑院詳議官知淮陽江陰軍三司度支判官知御史雜事判吏部流內銓三司度支副使河北河東都轉運使知河中府陝并邢滄杭五州所至皆有能績爲人廉潔剛直少屈而難犯其仁心愛物至其有所能容人多所不及也公諱偕字次公曾祖諱某祖諱某父諱某初娶張氏又娶李氏又娶王氏太原郡君公卒之明年秋其子忱以其喪歸于河南又明年某月某日葬于洛陽縣宣武管平洛鄉之先塋公有文集十卷兵書十五卷讀其書可以見公之志考其始終之節可以知公之心嗚呼可謂忠矣脩爲諫官時嘗與公爭

議于朝者而且未有識公也及其葬也其子不以銘屬於他人而以屬脩者豈以脩言爲可信者歟然則銘之其可不信銘曰

遠矣楊氏 其來有始 赤泉侯功 與漢俱起 震官太尉 四世以公 於陵正直 僕射于唐 師復理鄉 振左拾遺 文蔚獲嘉 其後益衰 避亂中州 曾祖始南 祖屈僞邦 令于烏江 又適南粵 皇考是生 晦顯有時 發于皇明 在考司馬 始仕妨州 遂家中部 道德之優 司馬四子 惟公克大 非徒大之 又將長之 世有官族 孰無繫譜 或絕於微 或亡其序 不絕不亡 由屢有人 誰如楊世 愈久而審 次第弗迷 昭穆綿聯 公其歸此 安千萬年

謝學士絳墓誌銘

文忠公歐陽 脩

朝散大夫行尚書兵部員外郎知制誥知鄧州軍州事兼管內勸農使上輕車都尉陽夏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謝公諱絳字希深其先出於黃帝之後任姓之別爲十族謝其一也其

國在南陽宛三代之際以微不見至詩嵩高始言周宣王使召公  
營邑以賜申伯蓋謝先以失國其子孫散亡以國為姓歷秦漢魏  
益不顯至晉宋間謝氏出陳郡者始為盛族公之皇考曰太子賓  
客諱濟其爵陳留伯至公開國又為陽夏男皆在陳郡故用其封  
復因為陳郡人然其官邑卒葬隨世而遷其譜自八世而下可見  
曰八代祖汾為河南緱氏人至五代祖希圖始遷而南或葬嘉興  
或葬麗水自皇考已上三代皆葬杭州之富陽公以寶元元年四  
月丁卯來治鄧其年十一月己酉以疾卒于官以遠不克歸于南  
即以明年八月得州之西南某山之陽遂以葬公享年四十有五  
初娶夏侯氏先卒今奉以祔後娶高氏文安縣君三男六女男某  
皆將作監主簿女一早亡五尚幼公之卒其客歐陽脩弔而哭于  
位退則歎曰初賓安足之薨脩獲銘其德納諸富陽之原今又哭公  
之喪哭者在位莫如脩舊蓋常銘其世矣乃論次其終始曰公年  
十五起家試祕書省校書郎復奉進士中甲科以奉禮郎知潁州  
汝陰縣遷光祿寺丞上書論四民失業楊文公薦其材召試充祕

閣校理再遷太常丞通判常州丁母晉陵郡君許氏憂服除遷太  
常博士用鄭氏經唐故事議昭武皇帝非受命祖不宜配享感生  
帝天聖中天下水旱而蝗河決壞滑州又上書用洪範五行京房  
傳災異所以為天譴告之意極陳時所關失无所諱與修一真宗  
國史遷祠部員外郎直集賢院通判河南府移書丞相言歲凶嵩  
山宮宜罷勿治又上書論妖人方術士不宜出入禁中請追所賜  
先生處士號歲滿權開封府判官再遷兵部員外郎為三司度支  
判官上書論法禁密花透背詔書云自內始今內人賜衣復下有  
司取之是為法而自戾无以信天下又言後苑作官市龜筒亦  
禁物民間非所有之為犯法因請罷內作諸器皆以其職言又言  
有司多求 上旨從中出而數更且為號令數變則虧國弊利害  
偏聽則惑聰明請者務欲各行而守者患於不一請凡詔令皆由  
中書樞密院然後行郭皇后廢上書用詩白華引申后褒姒以為  
戒景祐元年丁父憂服除召試知制誥判流內銓諫者言李照新  
定樂不可用下其議二者久不決公為兩議曰宋樂用三世矣照

之法不合古吾從舊乃署其一議曰從新樂者異署議者皆從公署公爲人肅然自脩平居溫二不妄喜怒及其臨事敢言何其壯也雖或聽或不或論高而不能行或後果如其言皆傳經據古切中時病三代已來文章盛者稱西漢公於制誥尤得其躰世所謂常楊元白不足多也公旣以文知名至於爲政无所不達自汝陰已有能名佐常州至今常人思之錢思公守河南悉以事屬之是時莊獻明肅太后莊懿太后起二陵於永安至於鐵石畚鍤不取一物於民而足修國子李教諸生自遠而至者百餘人卒而中第十八九河南人聞公喪皆出涕諸生畫像於李而祠之初吏部擬官以圭田有无爲均公取州縣田覆其實者準其方之物價差爲多少揭之省中它有名而无實者皆不用人以爲便天下之吏有定職而无定員故選者常患其多而久積吏緣以姦至公爲之選而集者有不逾旬而去天下皆稱其平其遇事尤劇猶若簡而有餘及求知鄧州其治益以寬靜爲本州遂无事先時有妖僧者以僞言誘民男女數百人往往晝夜爲會凡六七年不廢公則取其首惡二人寘之法余一不問民始知公法可畏而安於不苛南陽堰引湍水溉公田水之來遠而少能及民而堰墩墩破公議復召信臣故渠以罷鄧人歲役而以水與民大興李舍皆未就而卒始公來鄧食其廩者四十餘人或疑其多及其喪爲之制服其治衣櫛纔二婢至三從孤弟妹皆聚而食之卒之日廩无餘粟家无餘貲入哭其堂旒无新衣然平生喜賓客談宴怡一如也自少而仕凡三十年間自守不回而外亦不爲甚異此始終大節也銘曰

壽吾不知 命繫其偶 不俾其隆 安歸其咎 惟忠之明  
惟仁之茂 惟力之爲 而公之有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二

張文定公方平墓誌銘

文忠公蘇

軾

仁宗皇帝在位四十二年蒐攬天下豪傑不可勝數既自以為股肱心膂敬用其言以致太平而其任重道遠者又留以為三世子孫百年之用至于今賴之孔子曰惟天為大惟堯則之天下未嘗一日無士而仁宗之世獨為多士者以其大也賈誼數細德之嶮微知鳳鳥之不下閔溝瀆之尋常知吞舟之不容傷時元是大者以容已也故嘗竊論之天下大器也非力兼萬人其孰能舉非仁宗之大其孰能容此萬人之英乎蓋即位八年而以制策取士一舉而得富弼再舉而得公公姓張氏諱方平字安道其先宋人也後徙揚州高祖克唐末為亳州刺史曾祖文熙亳州軍事推官贈太師娶蘇氏追封武功郡太夫人祖嶠以進士及第太宗嘗召對選知鄆州賜親札給全俸終於尚書都官員外郎娶劉氏追封沛國太夫人考堯卿生而端默寡言有出世間意以父命勉娶非其意也父沒遂居一室家人莫得見其面者十有七年與祖考皆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皆封魏國公娶穆氏追封譙國太夫人公年十三入應天府李穎悟絕人家貧無書嘗就人借三史旬日輒歸之曰吾已得其詳矣凡書皆一閱終身不再讀蜀文未嘗起草宋綬蔡齊見之曰天下奇材也與范諷皆以茂材異等薦之以景祐元年中選授校書郎知崑山縣蔣堂為蘇州得公所著芻蕘論五十篇上之以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薦公射策優等遷著作佐郎通判睦州時趙元昊欲叛而未有以發則為燥書求大名以怒朝廷規得遺絕以激使其眾公以謂朝廷自景德以來既與契丹盟天下志備將不知兵士不知戰民不知勞蓋三十年矣若驟用之必有喪師蹙將之憂兵連民疲必有盜賊意外之患當含垢匿瑕順適其意使未有以發得歲月之頃以其間選將厲士堅城除罽為不可勝以待之雖元昊終於必叛而兵出无名使士不直其上難以決勝小國用兵三年而不見勝負不折則破我以全制其後必勝之道也是時士大夫見天下全盛而元昊小醜皆欲發兵

謀之惟公與吳育同議議者不深察以二人之論爲出於姑息遂  
決計用兵天下騷動公獻平戎十策大略以爲邊城千里我分而  
賊專雖屯兵數十萬然賊至常以一擊十必敗之道也旣敗而圖  
之則老師費財不可爲已宜及民力之完屯重兵河東示以形勢  
賊入寇必自延渭而興州巢穴之守必虛我師自麟府渡河不十  
日可至此所謂攻其所必救形格勢禁之道也宰相呂夷簡見之  
謂宋綬曰君能爲國得人矣然不果用其策召對賜五品服直集  
賢院遷太常丞知諫院首論 祖宗以來雖分中書樞密院而  
三聖英武獨運斷歸于一今 陛下謙德仰成二府不可以不台  
仁宗嘉之會富弼亦論此遂命宰相兼樞密使方元昊之叛也禁  
兵皆西而諸路守兵多揀赴關郡縣無備乃命調額外弓手公在  
睦州條上利害八事及是存旨遣使於陝西河東京東西路刺弓  
手爲宣毅係捷指揮公連上疏爭之甚力不從宣毅十四萬人保  
捷九萬人皆市人不可用而宣毅驕甚所在爲寇自是民力大困  
國用一空識者以不從公言爲恨時夏竦并護四路劉平石元孫  
任福之敗皆貶主帥而竦獨不問賊圍麟府詔竦出兵牽制竦逗  
留不出使賊平豐州夷靈遠而去公極言之詔罷竦節制自是四  
路各得專達人人自効邊備修完賊至無所得及慶曆元年西方  
用兵蓋六年矣 上旣益厭兵而賊亦困弊不得耕收休息虜中  
匹布至十餘千元昊欲自通其道無由公慨然上疏曰 陛下猶  
天地父母也豈與此犬豕豺狼較勝負乎願因今歲郊赦引咎示  
信開其自新之道申救邊吏勿絕其善意若猶不悛亦足以怒我  
而怠彼雖天地鬼神必將誅之 仁宗喜曰是吾心也命公以疏  
付中書呂夷簡讀之拱手曰公之及此是社稷之福也是歲赦書  
開諭如公意明年元昊始請降自元昊叛公謀無遺策雖不盡用  
然西師解嚴公有力焉修起居注假起居告人知制誥使契丹戎  
主雅聞公名與其母后族人微行觀公於范陽明外及燕親詣公  
前酌玉卮以飲公顧左右曰有旨如此佳哉騎而擊毬于公前以  
其所乘馬賜公朝廷知之自是虜使挾事至者輒命公館之尋召  
試知制誥遷右正言賜三品服誥命簡嚴四方謂之兼史館修撰

章得象監國史以日曆自乾興至慶曆廢不脩註明以屬公於是察  
然復完權知開封府府事至敏爲尹者皆書板以記事公獨不用  
默記數百人以次決遣不遺毫釐吏民大驚以爲神不敢復欺拜  
翰林李士領羣牧使牧事久不治公始整齊之元昊遣使求通已  
在境上而契丹與元昊構隙使來約我請拒絕其使時議者欲遂  
納元昊故爲答書曰元昊若盡知約束則理難拒絕 仁宗以書  
示公與宋祁公上議曰書詞如此是拒契丹而納元昊得新附之  
小恙失父和之強虜也若已封冊元昊而契丹之使再至能終不  
聽乎若不聽契丹之怨必自是始聽而絕之則中國無復信義永  
斷招懷之理矣是一幸而失二虜也宜賜元昊詔曰朝廷納卿誠  
款本緣契丹之請今聞卿招誘契丹邊戶失舅甥之歡契丹遣使  
爲言卿宜審處其事但嫌隙朝除則封冊暮行矣如此於西北爲  
兩得時人伏其精識拜諫議大夫爲御史中丞中外之事知無不  
言至於宮妾官官濫恩橫賜皆力爭裁抑之尋知貢舉士方以游  
詞峻語爲高公上疏以謂文章之變實關盛衰不可長也詔以公  
言曉諭李者宰相賈昌朝與參知政事吳育忿爭 上前公將對  
昌朝使人約公當以代育公怒叱遣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既對  
極論二人邪正曲直然育卒罷以高若訥代之時當郊而費用未  
具中外以爲憂宰相欲以是危公復拜翰林李士爲三司使公領  
使未幾以辦聞 仁宗大喜至于今計司先郊生辦蓋自公始前  
使王拱辰請權河北監既立法矣而未下公見 上問曰河北再  
權監何也 仁宗驚曰始立法非再也公曰周世宗權河北監犯  
輒處死世宗北伐父老遮道泣訴願以監課均之兩稅而弛其禁  
世宗許之今兩稅監錢是也豈非再權乎且今夫權也而契丹常  
盜販不已若權之則監責虜監益售是爲我斂死心而虜獲福矣虜  
監滋多非用兵莫能禁也邊隙一開所獲監利能補用兵之費乎  
仁宗大悟曰卿語宰相立罷之公曰法雖未下民已戶知之當直  
以手詔罷不可自有司出也 仁宗大喜命公安 撰手詔下之河  
朔父老相率拜迎于澶州爲佛老會者七日以報 上恩且刻詔  
書北京至今父老過其下必稽首流涕南京鴻慈宮成奉安 三

聖優當遣柄臣特命公為禮儀使鄉譽果榮之仁宗遂欲用公而  
公以自疾求去甚力乃加端明殿學士歸院判尚書都省兼領  
臺司審刑院太常寺事慶曆中衛士夜逾宮垣為變仁宗旦  
二府以貴妃張氏有扈蹕之功樞密使夏竦倡言宜講求所以尊  
異貴妃之禮宰相陳執中不知所為公見執中言漢馮婕妤好身當  
猛獸不聞有所尊異且皇后在而尊貴妃古無是禮若果行之  
天下謗議必大萃於公終身不可雪也執中聳然敬從公言而罷  
修宗正寺王謀補綴失亡為書數百卷自陝右用兵公私困乏士  
大夫爭言豐財省費之道然多不得其要公自為諫官御史中丞  
三司使皆為上精言之一日仁宗御資政殿召兩府侍從賜  
坐詔問天下事公退直禁林是日有旨鎖院公既草制書又條對  
所問數千言夜半與制書皆上仁宗驚異又手詔獨策公明日  
復出數千言大略以謂太祖定天下用兵不過十五萬人今百  
餘萬而更言不足自祥符以來萬事隋窳務為姑息漸失祖宗  
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公皆非舊律國用  
既窘則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隙射利而茶鹽悉變之法亂矣此  
治亂盛衰之本不可以不急治公既明習歷代損益又周知祖  
宗法度悉陳其本末羸虛所以然之狀及當今所宜救治施行之  
略而其未乃論古今治亂在上下離合之間比年已來朝廷頗引  
輕儉之人布之言路違道于譽利口為賢內則熹諫外則監司下  
至胥吏僮奴皆可以構危其上自將相公卿宿貴之人皆爭屈體  
以收禮後輩有不然者則謗毀隨之惴惴焉惟恐不免何暇展布  
心體為國立事哉此風不革天下無時而治也上益異之書文  
儒二字以賜月餘御迎陽門召兩制近侍復賜問曰朕之闕  
失國之姦蠹朝之儉諛皆直言其狀獨引公近御攝密訪之且有  
大用語公歎曰暴人之私迫人於儉而攘之我不為也終無所言  
公既剛簡自信不卹毀譽故小人思有以中之會三司判官楊儀  
以請求得罪公坐與儀厚善遂罷職出知滁州不數月上悟還端  
明殿學士知江寧府明年加龍圖閣學士遷給事中知杭州公平生  
孝道虛一而靜故所至皆不言而治既去人必思之自抗丁大夫



人憂服除以舊職還朝判流內銓建言畿內稅重非所以示天下是歲郊赦減畿內稅三十分遂爲定制秦州叛羌斷古渭路帥張昇發兵討賊而副摠管劉漢不受命皆罷之拜公侍讀學士知秦州公力詞不拜曰漢與昇有階級今互言而兩罷帥不可爲也昇以故得不罷以公爲禮部侍郎知滑州改戶部侍郎移鎮西蜀始李順以甲午歲叛蜀人記之至是方以爲憂而轉運使攝守事西南夷有印部川首領者妄言蠻智高在南詔欲來寇蜀攝守妄人也聞之大驚移兵屯邊郡益調額外弓手發民築城日夜不得休息民大驚擾爭遷居城中男女昏會不復以年賤鬻穀帛市金銀埋之地中朝廷聞之發陝西步騎戍蜀兵仗絡繹相望於道詔促公行且許以便宜從事公言南詔去蜀二千餘里道險不通其間皆雜種不相役屬安能舉大兵爲智高寇我哉此必妄也臣當以靜鎮之道遇戍卒兵仗輒遣還入境下令印部川曰寇來吾自當之妄言者斬悉歸屯邊兵散遣弓手罷築城之役會上元觀燈城門皆通夕不閉蜀遂大安已而得印部州之譯人始爲此謀者斬之梟首境上而配流其餘黨於湖南西南夷大震先是朝廷獲智高母子留不殺欲以招智高至是乃伏法復以三司使召還奏罷蜀橫賦四十萬減鑄鐵錢十餘萬蜀人至今紀之公初主計京師有三年糧而馬粟倍之至是馬粟僅足一歲而糧亦減半因建言今之京師古所謂陳留天下四衝八達之地非如雍洛有山河形勢足恃也將依重兵以立國耳兵恃食食恃漕運汴河控引江淮利盡南海天聖以前歲發民浚之故河行地中有張君平者以疏導京東積水始輟用汴夫其後浚妄者爭以裁減費役爲功河日以堙塞今仰而望河非祖宗之舊也遂畫漕運十四策宰相富弼讀公奏 上前畫漏盡十刻侍衛皆跛倚 仁宗太息稱善弼曰此國計大本非常奏也悉如所啓施行退謂公曰自慶曆以來公論食貨詳矣朝廷每有所損益必以公奏爲議本凡除主計未嘗敢先公也其後未暮年而京師有五年之蓄遷吏部侍郎復以目疾請郡遷尚書左丞知南京未幾以工部尚書知秦州時亮祚方騎僭閔士馬築堡葺築城之西歷秦境上屬戶皆逃匿山林

公即料簡將士聲言出塞實按軍不動賊既不至言者因論公  
賊而輕舉宰相曾公亮昌言於朝曰兵不出塞何名爲輕舉張公  
豈輕者哉賊所以不至者以有備故也有備而賊不至則以輕舉  
罪之邊臣自是不敢爲先事之備矣議者乃服初命公秦州有旨  
再任當除宣徽使議者欲以是沮撓之公笑曰吾於死生禍福未  
嘗擇也宣徽使於我何有哉力請解復知南京封清河郡公 英  
宗即位遷禮部尚書知陳過都留尚書都省請知鄆州陞辭論天  
下事 英宗數曰學士其可以去朝廷哉公力請行加侍讀學士  
徙定州乞歸養改徐州 英宗屢欲召還而左右無助公者一日  
謂執政曰吾在藩邸時見其芻蕘論及所對策近者代言之臣未  
嘗副吾意若使居典誥之任亦國華也執政乃始奉詔拜翰林學  
士承旨問治道體要公以簡易誠明爲對言近而拍遠 上不覺  
前席曰吾昔奉朝請望侍從大臣以謂皆天下選人今而不然聞  
學士之言始知有人矣胡宿罷樞密副使上欲以公代之而執政  
請用郭逵 英宗以語公公曰自慶曆以後擢任二府必參之中

書臣知事君而已遷刑部尚書 英宗不豫學士王珪當直不召  
召公見福寧殿上憑几不言賜公坐出書一幅八字曰來日降詔  
立皇太子公抗聲曰必穎王也嫡長而賢請書其名 上力疾書  
以付公既草制尋充冊立皇太子禮儀使 神宗即位召見側門  
公曰 仁宗崩厚葬過禮公私騷然請損之 上曰奉先可損乎  
公曰遺制固云以先志行之天子之孝也 上歎曰是吾心也公  
又奏百官遷秩恩已過厚若錫賚復用嘉祐近比恐國力不能支  
乞追用乾興例足矣從之省費十七八遷戶部尚書御史中丞王  
陶擊宰相參知政事吳奎與之辨 上欲罷奎公適對 上曰奎罷  
當以卿代公力辭 上曰卿歷三朝無所何附左右莫爲先容可  
謂獨立傑出矣 先帝已欲用卿今復何辭公曰韓琦又在告意  
保全奎奎免必不復起琦勳在王室願 陛下復奎位手詔諭琦  
以全始終之分 上嗟歎久之繼出小紙曰奎位執政而擊中司  
謂 朕手詔爲內批持之三日不下不去可乎公復論如初 上  
從之賜琦詔如公言久之琦求去堅甚夜召公議公復申前論

上曰琦志不可奪也公遂建議宜罷以兩鎮節鉞且虛府以示復用從之面命公爲參知政事以親疾辭上曰受命以慰親意庶有瘳也是夕復召知制誥鄭獬內東門別殿諭以用公意制詞皆出上旨制出公以親疾在告召對押赴中書御史中丞缺曾公亮欲用王安石公極論安石不可用不數日魏公捐館上歎息不已命近璫及內司宿存問日至虛位以待公尋詔起復四上章乃免服除以安石不悅拜觀文殿學士留守西京入覲請南京留臺上欲以爲宣徽使修國史不可則欲以爲提舉集禧觀判都省所以留公者百方公皆力辭遂知陳州時方置條例司行新法大率欲蠲財而強兵公因陛辭極論其害皆深言危語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兵猶火也不戢當自焚若行新法不已其極必有覆舟自焚之憂上雅敬公不甚其言曰能復少留乎公曰退即行矣上亦悵然至陳陝西方用兵卒叛慶州聲搖關輔京西潛激捕盜官以兵會所屬州白刃滿野民大惶駭公收其檄不行而奏之上謂執政曰守臣不當學耶臨事乃見人詔京西兵各歸

其舊吏方以苛察爲能小不中意輒置司推治一州至數獄追逮數千里死者甚衆公以事聞詔立條約下諸路時監司皆新進趨時與利長史初不與聞公曰吾衰矣雅不能事今歸與以全吾志即力請留臺而歸未幾復知陳州暇日坐西軒聞外板築喧甚曰民築嘉應侯張太尉廟公曰巢賊亂天下趙彗以孤城力戰保此州捍大患者也此而不祀張侯何爲者哉命夷其廟立趙侯祠佛舍中未幾改南京且命入覲不待次對前殿曰先帝嘗口賜不立支黨退朝掩關終日無一客命坐賜茶尋拜宣徽北院使檢校太尉判應天府公曰宣徽使非寄任不除臣求鄉郡自便而得之恐啓僥倖路 上曰朕未之思改判青州告免延和殿賜坐問祖宗禦戎之策執長公曰太祖不勤遠略如夏州李彝興靈武馮暉河西折御卿皆因其酋長許以世襲故邊圉無事董遵誨捍環州郭進守西山李漢超保關南皆十餘年優其祿賜寬其文法而少遣兵諸將財力豐而威令行間諜精審吏士用命賊所入輒先知併兵禦之戰無不克故以十五萬人而獲百萬之用終 大

祖之世邊鄙不聳天下安樂及太宗平并州欲遂取燕薊自是  
歲有契丹之虞曹彬劉廷謙傅潛等數十戰各亡士卒十餘萬又  
內徙李彝興馮暉之族致繼遷之變三邊皆擾而朝廷始旰食  
矣真宗之初趙德明納款及澶淵之克遂與契丹盟至今人不  
識兵革可謂盛德大業祖宗之事大略如此亦可以鑒矣近歲  
邊臣建開拓之議皆行峻僥倖之人欲以天下安危試之一擲事  
成則身蒙其利不成則陛下任其患不可聽也上曰慶曆以來  
卿知之乎元昊初臣何以待之公曰臣時爲學士誓詔封冊皆  
臣所草具言本末上驚曰爾時已爲學士可謂舊德矣時契丹  
遣泛使蕭禧來上問虜意安在公曰虜自與中國通好安於養  
養吏士驕隨實不欲用兵昔蕭英劉六符來仁宗命二府置  
酒殿虛與語英頗泄其情六符變色目之英歸竟以此得罪今禧  
點虜願如故事令大臣與議無屈帝尊與虜交口上曰朕念  
慶曆再和之後中國不復爲善後之備故修戎事爲應兵耳公曰  
應兵者兵禍之已成者也消變於未成善之善者也公每辭去

上輒迂延之三易其期遂詔公歸院供職蕭至以河東疆事爲辭  
上復以問公公曰嘉祐二年虜使蕭愿一言之朝廷討論之詳矣  
命館伴王洙詰之愿不能對錄其條目付愿以歸因以沫菴上之  
禧當辭偃蹇卧驛中不起執政未知爲言公班次二府因朝謂樞  
密使吳充曰禧不即行使主者曰致饋而勿問且使邊吏以其故  
檄虜中可也充啓用其說禧即日行除中太官使進對禮秩凡  
皆與執政同公在朝雖不任職然多所建明上數欲廢易汴渠  
公曰此祖宗建國之本不可輕議餉道一變兵安所仰食則朝  
廷無措足之地矣非老臣誰敢言此自王安石爲政始罷銅禁姦  
民日銷錢爲器邊關海船不復鐵錢之出故中國錢日耗而西南  
北三虜皆山積公極論其害請詰問安石舉累朝之令典所以保  
國便民者一旦削而除之其意安在有星字于軫詔求真言公上  
疏論所以致變之故人爲恐懷聖上皆優容之求去俞力上曰  
卿在朝豈有所好惡者歟何欲去之速也公曰臣平生未嘗與人  
交惡但欲歸老耳上知不可留乃以爲宣徽南院使檢校太傅

判應天府 上曰 朕初與韓絳共事而卿論政不同又欲除樞密使而卿論兵復異卿受 先帝末命卒無以副朕意乎因泫然泣下賜帶如嘗任宰相者高麗使過南京長吏當送迎公言臣班視二府不可為陪臣屈詔獨遣少尹使者見公恐慄不敢仰視師征安南公以謂舉西北壯士健馬棄之南方其患有不可勝言者若后稷之福則老師費財無功而還因論交趾氣俗與諸夷不類自建隆以來吳昌文丁部黎桓李公緄四易姓矣皆以大校篡也曰唐末五代藩鎮傾奪之風此可以計破者也遂條上九事時習知蠻事者皆服其精練師還如公言新法既弛高坊場河渡司農又并祠廟弛官既得錢聽民為賈區廟中慢侮穢踐無所不至公言宋王業所基也而以大王闕伯封於商丘以主大火微子為宋始封此二祠者獨不可免於嚮 上震怒批出曰慢神辱國無甚於斯於是天下祠廟皆得不毀高公自念將老無以報 上論事益切至於論兵起獄尤為反覆深言曰老臣且死見 先帝地下有以藉口矣 上為感動至永樂之敗頗恩其言公請老不已拜

東太一宮使使就第章數十上拜太子少師以宣徽使致仕官制行罷宣徽院獨命公領使如舊 今上即位執政輒罷公使以太子太保致仕元祐六年詔復置宣徽使乃命公復使南院章四上不拜爾書嘉之以其年十二月二日薨享年八十五計聞輟視朝二日特贈司空制服苑中官其親屬五人 太皇太后對輔臣嗟歎其忠正公遺令不請謚尚書右丞蘇轍為請詔有司議謚曰文定娶馬氏太常少卿絳之女追封永嘉郡夫人四子邦彥大理評事邦直邦傑太常寺太祝皆先公卒恕今為右朝散郎通判應天府信厚敦敏篤學朝廷數欲用之以公老不忍去左右詔聽之三女長適殿中丞蔡天申次適右朝奉郎王鞏其季已嫁而復歸孫男四人欽咨欽亮欽弼欽憲孫女三人並幼公晚自謂樂全居士有樂全集四十卷玉堂集二十卷注 仁宗樂書一卷 神宗嘗賜親札曰卿文章典雅煥然有三代之風書之典雅無以加焉西漢所不及也所與交者范仲淹吳育宋祁三人皆敬憚之曰不動山安道有焉晚與軾先大夫游論古今治亂及一時人物皆不

謀而同軾與弟轍以是皆得出入門下軾嘗論次其文曰孔北海志大而論高功烈不見於世然英豪傑之氣自為時所宗其論盛孝章祕鴻豫書慨然有烈丈夫之風諸葛孔明不以文章自名而開物成務之姿綜練名實之意自見於言語至出師表簡而盡直而不肆大哉言乎與伊訓說命相表裏非秦漢以來以事君為說者所能至也常恨二人之文不見其至今公其庶幾乎烏乎士不以天下之重自任久矣言語非不工也政事文學非不敏且博也然至於臨大事鮮不忘其故失其守者其器小也公為布衣則頎然已有公輔之望自少出仕至老而歸未嘗以言徇物以色假人雖對人主必問而後言毀譽不動得喪若一真孔子所謂大臣以道事君者世遠道微雖志士仁人或少貶以求用公獨以邁往之氣行正大之言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上不求合於人主故雖貴而不用用而不盡下不求合於上大夫故悅公者寡不悅公者衆然至言天下偉人則必以公為首世以軾為知言公始為諫官薦劉蕡王質自代皆即日罷用及貝州軍叛上欲遣公出征舉明鎬自代即以爲將而

貝州平熙寧中軾將往見公於陳宰相曾公亮謂軾曰吾受知張公所以至此者公恩也軾以問公公愴然久之曰吾嘗密薦公亮人無知者豈仁宗以語之乎軾以是知公雖不偶於世而人主信之蓋如此公性與道合得佛老之妙屬續之日凜然如平生有星隕于北牖及薨赤氣自寢而升里人望驚焉以七年八月九日庚申葬于宋城縣永安鄉仁孝曲其子恕使以王鞏之狀來求銘銘曰大道之行士貴其身維人求我匪我求人秦漢以來士賤君肆區區僕臣以得爲喜功利之趨謗毀是逃我觀其身夏畦之勞紛紜叢脞千載一律帝閔下俗異人乃出是生我公龍章鳳姿翔于千仞世挽留之浩然直前有礙則止放爲江河匯爲沼沚穆穆三聖如天如淵前席惟誼見黷必冠豈不用公道有不契出其緒餘則已驚世公之所能我不敢知乘雲馭風與汗漫期噫天何時復生此傑我作名詩以詔王國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三

滕學士甫墓誌銘

文忠公蘇

軾代張文定公作

神宗英文烈武聖孝皇帝初臨海內厲精爲治旁求天下以出異人得英偉大度之士滕公元發始見知于英祖而未及用書其姓名藏于禁中帝以是知之既見公姿度雄爽問天下所以治亂不思而對曰治亂之道如黑白東西所以變色易位者朋黨亂之也帝曰卿知君子小人之黨乎公曰君子無黨譬之草木綱繆相附者必蔓草非松柏也朝廷無朋黨雖中主可以濟不然雖上聖不治帝太息曰天下名言也遂以爲右正言知制誥諫院開封府拜御史中丞翰林學士且大用矣而公性疎達不疑在帝前論事如家人父子言無文飾洞見肝膈帝知其誠盡事無鉅細人無親疎輒以問公或中夜降手詔使者旁午公隨事解答不自嫌外而執政方立新法天下洶洶恐公有言而帝信之故相與造事謗公帝雖不疑然亦出公于外以翰林侍讀學士知

鄆州移定與青留守南都徙齊鄧二州用公之意蓋未衰也而公之妻黨有犯法至大不道者小人因是出力擠公必欲殺之帝知其無罪落職知池州徙蔡未行改安州既罷入朝未對而左右不悅者又中以飛語復貶筠州士大夫爲公危慄或以爲且有後命公談笑自若曰天知吾直上知吾忠吾何憂哉乃上書自明帝覽之釋然即以爲湖州方且復用而帝升遐公讀遺詔僵仆頓絕久之乃蘇曰已矣吾無所自盡矣今上即位徙公爲蘇揚二州除公龍圖閣直學士復以爲鄆州徙真定河東治邊凜然威行西北號稱名將而宦官爲走馬者誣公病不任職詔徙許州街史論公守邊奇偉之狀且言其不病詔復留河東而公已老蓋年七十有一矣即力求淮南上不得已乃以爲龍圖閣學士知揚州未至而薨蓋元祐五年十月二十四日也方平歷事三宗與天聖景祐間賢公御遊公雖爲晚進而開濟之資邁往之氣蓋有前人風度以先帝神武英斷知公如此而終不大用每進小人輒讒之公嘗上章自訟有曰樂羊無功謗書滿篋即墨何罪毀言

日聞天下聞而悲之嗚呼命也夫公諱甫字元發其後避高魯王諱以字為名而字達道東陽人也滕氏出周文王之子錯封於滕所謂滕叔繡者十一代祖令琮為唐國子司業令琮生太常博士翼翼生贈戶部侍郎伉伉生贈禮部侍郎蓋蓋生戶部尚書贈右僕射珣珣生太中大夫睦州刺史邁邁生越州觀察推官縉縉生祠部郎中文規文規生公之曾祖諱仁俊為温州永嘉令祖諱鑒不仕皇考諱高贈中大夫曾祖母祖母皆范氏繼祖母陳氏皇妣王氏追封太原郡君生公之夕夢虎行月中而墮其室九歲能賦詩飲撓過人范希文皇考舅也見公而奇之教以為文希文為蘇州而安定胡先生瑗居于蘇公往從之門人以千數第其文公常為首常舉進士試于庭宋子京奇其文擢為第三人而以聲韻不中法罷之其後八年復中第第三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時孫元規守錢塘一見公曰各臣也後當為賢將授以治劇守邊之要召試學士院充集賢校理判吏部南曹除開封府推官三司鹽鐵戶部判官同修起居注判戶部勾院公在館閣未嘗就第見執政故宰相不悅不遷者十年既遇知神宗為諫官知無不言然御史中丞王陶論宰相不押班為跋扈上以問公公曰宰相固有罪然以為跋扈則臣為欺天陷人矣為開封府三獄皆滿公視事之日理出數百人決遣殆盡京師翕然稱之為御史中丞中書密院議邊事多不合趙明與西人戰中書賞功而密院降約束郭奎修堡柵密院方詰之而中書已下褒詔矣公言戰守大事也安危所寄今中書欲戰密院欲守何以令天下顧救大臣凡戰守除帥議同而後下上善之諫官楊繪言宰相不當以其子判鼓院上曰繪不習朝廷事鼓院傳達而已何與於事公曰人有訴宰相者使其子傳達之可乎且天下見宰相子在是豈敢復訴事上悟為罷之紳諤擅築綏州且與薛向發諸路兵環慶保安皆出剽掠西人復誘殺將官楊定公上疏極言亮祚已納款不當失信邊隙一開兵連民疲必為內憂京師郡國地震公三上疏指陳致災之由大臣不悅出公知秦州上面諭公曰秦州非朕意也留不遣詔館伴契丹使前此館伴非其人使者議神塔子事往復紛然是



歲契丹遣蕭林牙楊興公來由朝廷憂之公見興公開懷與語問其家世父祖事委曲詳盡興公驚且喜不復論去歲事將去與公馬上泣別林牙謂興公曰君與朕公善豈將留此乎上聞之大喜因公奏事殿中歎曰朕欲擢卿執政卿逾月不對而大臣力薦用唐介矣公曰臣恨未有死所報陛下知遇豈愛官職者唐淑問孫覺言公短上不信悉以其言示公所以慰勞公者甚厚公頓首曰陛下無所疑臣無所愧足矣河朔地大震涌沙出水壞城地廬舍命公為安撫使官吏皆幄寢居民恐懼棄家而茂舍公獨卧屋下曰民恃吾以生屋摧民死吾當以身同之民始歸安其室乃命葬死者食飢者除田稅察愾吏修堤防繕甲兵督盜賊河朔遂安使還大臣將除公并州上復留公開封府民有王穎者為鄰婦隱其金閱數尹不能辨穎憤悶至病偃杖而訴於公公呼鄰婦一問得其情取金還穎穎奮身仰謝失偃所在投杖而出一府大駭除翰林學士夏國主秉常被篡公言繼遷死時李氏幾不立矣當時大臣不能分建諸豪乃以全地王之至今為患今秉常失位諸將爭權天以此遺陛下若再失此時悔將無及請擇一賢將假以重權使經營分裂之可不勞而定百年之計也上竒其策然不果用欲以公為三司使力辭已而除公瀛州安撫使公入頓首曰臣知事陛下而已不能事黨人願陛下少回昔日之眷無使臣為黨人所快則天下皆知事君為得而事黨人為無益矣上為改容公以皇考諱辭高陽關乃除鄆州治盜有方不獨用威猛時有所縱捨盜為屏息移知定州許入觀力言新法之害曰臣始以意度其不可耳今為郡守親見其害民者具道所以然之狀至定州以上已宴郊外有報契丹入寇邊民來逃者將吏大駭請起治兵公笑曰非爾所知也益置酒作樂遣人諭逃者曰吾在此虜不敢動使各歸業明日問之果妄諸將以是服公韓忠彥使契丹楊興公迎勞問公所在且曰滕公可謂開口見心矣忠彥歸奏上喜進公禮部侍郎使再任詔曰覓嚴有體邊人安焉公因作堂以安邊名之公去國既久而心在王室著書五篇一曰尊主勢二曰本聖心三曰校人品四曰破臣黨五曰贊治道上

之其畧曰 陛下聖神文武自足以幹運六合譬之青天白日不  
必點綴自然清明識者遽其言天下大旱詔求直言公上疏曰新  
法害民者 陛下既知之矣但下一手詔應熙寧二年以來所行  
新法有不便者悉罷則民氣和而天意解矣富彥國之守青州也  
嘗置教閱馬步軍九指揮彥國既去軍稍缺不補公至請復定之  
至溢額數千其後朝廷屢發諸路兵或喪失不還惟青州兵至今  
為盛其謫守池安皆以靜治聞飲酒賦詩未嘗有遷謫意侍郎韓  
丕旅殯于安五十年矣學士鄭獬安人也既沒十年貧不克葬公  
皆葬之著作佐郎木炎居喪以毀卒公既助其葬又為買田贖之  
敕使謝諱市物于安因緣為姦民被其毒公密疏姦狀 上為罷  
黜諱自安定先生之亡公常割俸以贖其子及為湖州祭其墓哭  
之慟東南之士歸心焉自揚徙鄆歲方飢之淮南米二十萬石為  
備鄆有劇賊數人公悉知其所舍遣吏掩捕皆獲吏民不知所出  
郡學生食不給民有爭公田二十年不決者公曰學子無食而以良  
田飽頑民乎乃請以為學田遂絕其訟學者作新田詩以美之時

淮南東京皆大飢公獨有所乞米為備召城中富民與約曰流民  
且至無以處之則疾疫起并及汝矣吾得城外廢營地欲為席屋  
以待之民曰諾為屋二千五百間一夕而成流民至以次授地并  
竈器用皆具以兵法部勒少者炊壯者樵婦女汲老者休民至如  
歸 上遣工部郎中王古按視之廬舍道巷引繩綦布肅然如營  
陣古大驚圖上其事有詔褒美蓋活五萬人云徙真定乞以便宜  
除盜許之然訖公之去無一人死法外者秋大熟積飢之民方賴  
以生而有司爭糴穀貴公奏邊廬有餘請罷糴一年從之徙知太  
原府河東兵勞民貧而土豪將吏皆利於有警故喜作邊事民不  
堪命公始至蕃族來賀令曰謹斥候無開邊隙有寇而失備與無  
寇而生事者皆斬自軍司馬公適還安撫以下皆勅以軍法西人儼  
境上河外諸將請益兵公曰寇來則死之吾不出一兵也河東十  
二將其四以備北其八以備西八將更休為上下番是歲八月邊  
郡稱有警請八將皆上謂之防秋公曰賊若并兵犯我雖八將不  
敵也若其不來四將足矣卒遣更休而將吏懼甚扣閤爭之公指

其頸曰吾已捨此矣頸可斷兵不可出卒無寇省芻粟十五萬河東之所患者益與和糴也公稍更其法明著稅額而通益商配率糧草視物力高下而不以占田多少為差民以為便陽曲縣舊治城西汾決徙城中縣廢為荒田公奏還之使縣治堤防如黃河民復成市諸將駐列城者長吏或不悅詎誣以事有至死者公奏立法將有罪徙他郡訊驗諸將聞之喜曰公保吾生當報以死西夏請復故地詔賜以四寨而葭蘆隸河東公曰取城易棄城難昔葉囉兀西人襲我不備喪金帛不貲且為夷狄笑乃命部將訾虎蕭士元以兵護遷號令嚴整寇不敢近無一尾之失將賜寨公請先畫界而後棄不從西人已得地則請凡畫界以綏德城為法從之公曰若法綏德以二十里為界則吳堡去葭蘆百二十里為失百里矣 家以進退尺寸為強弱今一舉而失百里不可力爭之已而謀者得西人之謀曰吾將出勁兵於仁吳二寨之間劫漢使不得出兵則二寨亦棄矣公遂復申前議章九上至數萬言議者謂近世名將無及公者公為文與詩英發妙麗每出一篇學者爭誦之篤於行義事父母撫諸弟以孝友聞臨大事決大議毅然不計死生至於已私則小心莊栗惟恐有過其事 上及與人交馭將吏待妻子奴婢一以至誠仕自大理評事至右光祿大夫職至龍圖閣學士勳至上柱國爵至南陽郡開國侯食邑至一千六百戶實封至八百戶贈銀青光祿大夫有文集二十卷娶李氏唐御史大夫栖筠之後晉卿之女累封建安郡君先公卒贈永寧郡君子三人祜祁皆承奉郎裕尚幼女五人長適朝請郎知楚州何洵直次適宣德郎秘書省正字王炳早卒次適宣德郎太學博士王渙之次復適王炳季適方平之子朝散郎南京通判恕孫男六人將以元祐七年八月二十二日癸酉葬于蘇州長洲縣彭華鄉陽山之栗塢銘曰

天之降材

千夫一人

人之逢時

千載一君

生之既難

得之豈易

而彼讒人

曾不少置

昔在帝堯

甚畏巧言

讒說震驚

雖堯亦然

偉哉滕公

節廟之具

帝欲用公

將起輒仆

賴帝之明

雖仆復興

小試于邊

戎狄是膺

日月逝矣 歲不我與 老成去亡 吾誰與之 若古有訓  
無競維人 公之治邊 折衝精神 猛虎在山 藜藿茂遂  
及其既亡 樵牧所易 公官三品 以壽考終 我銘之悲  
夫豈為公

司馬諫議康墓誌銘

范太史

祖禹

元祐五年六月丁酉詔以秘書省著作佐郎兼侍講司馬康為左  
司諫時已屬疾五辭不許就賜告君奏曰臣不敢拜君命于家疾  
間當亟起受乃留告閣門以俟詔以君久疾不給俸其自止日續  
給之君辭不受七月小間將受命疾作不能造朝即奏臣不可以  
備言職矣願卒辭新命詔遣內侍挾御醫三人診視治療以君清  
貧命醫毋得受饋俟疾損取旨八月君奏曰臣之力憊矣言職不  
宜久虛頭領宮觀養疾西都 二聖不得已許之除直集賢院提  
舉嵩山崇福宮詔曰勿藥有聞即傳吾用遣內侍諭旨俾留京師  
就醫藥賜錢三十萬九月丙寅以不起聞明日輔臣對延和殿未

及奏事

二聖嗟悼不已命優恤其家特贈右諫議大夫遣將作

監丞張淳督運木就護殯葬官給錢百萬遣中使弔問妻子賜錢  
五十萬又賻錢三十萬布帛有加既又遣內侍問行日賜白金五  
百兩助襄事十一月甲申葬陝州夏縣太師溫國文正公墓次君  
字公休文正公諱光之子也其先生於晉安平獻王孚歷後魏隋  
唐以及本朝子孫未嘗去鄉里積厚流遠是生大賢曾祖諱炫試  
秘書省校書郎知耀州富平縣贈太子太傅祖諱池以清直事

仁宗為天章閣待制贈太師追封溫國公曾祖妣皇甫氏祖妣聶  
氏妣張氏皆封溫國太夫人文正公以道德事四朝進退以天下  
起相 二聖勤勞 帝室慰答民望為元祐宗臣君幼端謹不妄

言笑事父母至孝出於天性文正公與夫人皆需愛之或當遠出  
夫人必自挾以往既長入官或數日不返家夫人輒憂思形於眊  
獸或踰月而後歸則相顧慘然喜欲泣敏學過人博通群書熙寧  
三年以明經擢上第釋褐試秘書省校書郎耀州富平縣主簿時  
文正公為翰林學士奏留國子監聽讀四年奏授守正字五年監

西京糧料院遷大理評事文正公以端明殿學士提舉嵩山崇福宮修資治通鑑奏君檢閱文字官制易階承事郎丁母夫人憂勺飲不入口者三日杖而後起毀幾滅性見者哀之文正公居洛十五年往來陝洛間士之從學於公者退與君語未嘗不有得塗之人見其容止雖不識皆知其為司馬公之子也服除授簽書山南東道節度判官公事元豐八年以韓獻可公薦擢秘書省正字轉奉議郎元祐元年為校書郎文正公為左僕射力疾入對詔君扶掖上殿賜緋章服公薨執喪如喪夫人哀毀有加焉治喪皆用禮經家法不為世俗事得遺恩悉以予族人其啟夫人之喪而合祔也號慕如初喪既葬廬宇墓几文正公終事竭誠盡力無一不致其極者三年服除召為著作佐郎兼侍講進講詳明傳經義勸上以進德 上必虛已聽之四年為修 神宗實錄檢討官上疏言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自古禍亂之興皆由飢饉為國必有九年之蓄乃可以備水旱比年以來旱暵為虐民多艱食若今秋不稔則公私困竭盜賊可虞昔魏李悝為平糶之法國以富彊

東漢永初以後水旱十年和熹鄧太后臨朝用征和故事徙置飢民於豐熟諸郡躬自減徹以救災危故天下復平唐太宗正觀初天下連歲災害太宗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至四年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四錢自古賢聖之君非無水旱之災惟有以待之則不為其害如漢唐之策已非處處皆有畜積故令民東西就食此策之下者也魏文侯舉國四境悉令平糶所在有儲此策之中者也三代而上國有九年之畜此策之上者也今臣願 陛下先為漢唐之下策以濟目前之艱俟及豐穰乃為魏文侯之中策積以歲月漸及三代之上策乘今秋熟令州縣廣糶民食所餘歸於官今冬來春令飢民就食俟鄉土豐穰乃還本土夫國家積財惟以安國民安則國安故凡為國者一絲一毫皆當愛惜惟於濟民則不當吝 陛下誠能捐數十萬金帛以為天下大本則四海幸甚夫實倉廩使百姓足食非獨可以消患太平之化由是而興措刑之本無先於此矣初文正公在相位與呂正獻公及同列共議稍修官制以就簡便令門下中書二省

通職事亦先帝詔書本意也草具未上而文正公薨至是君復上舊章降付三省而朝廷未遑有所行也十月除右正言以執政親嫌辭不就職五年春上疏歷陳前世治亂而亂多祖宗創業之艱難積累之勤勞以勸上及時嚮學守天下大器曰德曰才曰識三者皆由於學又勸太皇太后每於禁中訓導其言切至四月詔講讀官奏對通英閣君初對勸上自強於學以孝德爲治道之先再對又言孟子爲書最醇正王道尤明白所宜觀覽見上曰方讀孟子尋詔講讀官編修孟子節解爲十四卷以進君自文正公喪居廬蔬食寢於地遂得腹疾親戚勉以肉食終不肯及免喪毀瘠累然治療不愈至是益侵累奏乞留臺宮觀詔不許遣內侍賜御膳勞問後乃予優告儲力疾解孟子二卷自是疾有加除諫職未受條具諸所當言以待曰得一對極言而死無所恨疾病召醫李積于充積居野年七十矣鄉民間之告積曰百姓受司馬公恩深今其子病願速往也來告者日夕不絕積遂行至則疾不可爲也沒語妻子以不報國恩爲恨享年四十一公歎嗟痛於

朝士大夫相弔於家處士相弔於野市井之民無不哀之君篤行內外淳備必欲如古人燕居如對大賓動靜有矩法望之色莊氣和而言厲嚴於祭祀爲人潔廉未嘗言財文正公既葬二聖遣使賜白金二千兩立神道碑君以文正公葬皆官給碑已具因辭不許遣家吏如京師納之其事君務責難非堯舜仁義之道不陳於上前待族人委曲周旋唯恐不得其所欲與朋友忠信久而益親有文集十卷初娶張氏朝散郎保孫之女追封真寧縣君再娶張氏大理寺丞准之女封安仁縣君二子曰植曰相皆承奉郎相早夭三女長適欽承務郎楊克觀先君卒其二皆幼祖禹與君同修資治通鑑同爲正字著作同修實錄同侍經筵相與猶一體也君初疾屬以後事其孤請銘嗚呼其可勝哀也夫銘曰烈烈溫公迪我祖宗卒相二聖以成天功公休之賢是學是似民曰幸哉溫公有子溫公有子天子有臣世其休風澤我下民執經帝前日勸帝德帝曰良哉補予衮職惟其所所有訖未一施中道而止天實奪之惟人之生惟德可以沒而民思是謂不朽

新刊名臣碑傳彙編卷之二十四

呂中丞誨墓誌銘

文正公司馬

光

府君諱誨字獻可其先幽州安次人曾祖父諱琦晉兵部侍郎贈  
太師中書令尚書令祖諱端相太宗真宗以太子太保薨謚  
正惠贈太師中書令伯祖諱餘慶太祖時叅知政事贈鎮南軍  
節度使各有功烈記於史官父諱詢國子博士贈兵部侍郎母張  
氏追封清河郡太君獻可幼孤自力爲學家于洛陽性沉厚不妄  
交遊洛陽士人往往不之識登進士第調浮梁尉不之官歷旌德  
扶風主簿遷靈陽令改著作佐郎知翼城縣徙繁書定國軍節度  
判官通判梓州事未至官遭母喪服除知大通監兼交城縣召入  
爲殿中侍御史彈劾無所避充國公主仁宗之愛女下嫁李瑋  
薄其夫家嘗因忿恚夜開禁門入訴於上獻可奏宥衛不可不  
嚴公主夜知禁門門者不當聽入并劾奏公主閹宦者梁懷吉梁  
全一竄逐之會有新除樞密副使者當時人有疑論獻可與其僚  
直以衆言陳上前謂必不可留章十七上卒與之俱罷獻可得  
知江州父之復召還臺英宗即位改起居舍人同知諫院時  
上有疾太后權同聽政內侍都知任守忠久用事於中上之  
立非守忠意乘此與其徒間搆兩宮造播惡言中外恟懼獻可連  
上兩宮書開陳大義辭情切至由是慈孝益篤謔言不得行  
上疾久未平獻可請早建東宮以安人心既而上小瘳謙默未  
可否事獻可屢乞親萬機攬威福延近臣通下情又請太后問  
數日一御東殿漸遠庶務自謀安佚會小旱因請上親出禱而  
使外疑釋然太后既歸政獻可復言於上今雖專聽斷太  
后輔佐先帝父多閱天下事事之甚大者猶宜關白咨訪然後  
行示不敢專以報盛德任守忠謀不售而懼乃更巧爲諂諛來自  
入於上獻可曰是不可以處左右亟上言數其前後以惡并其  
黨吏昭錫竄於南方因上言大姦已去其餘嚮日馮志無禮者宜  
一切縱捨勿念以安反側頃之以兵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  
執政建言欲如漢氏故事推尊漢安懿王獻可率僚屬極陳其弊

可且請治執政之罪積十餘章不聽乃求自貶又十餘章復知雜  
御史勅告納上前曰臣言不效不敢居其位 上重違大臣又嘉  
臺官敢直言普留終不下還其來告屢詔令就職獻可與僚屬具  
錄所上奏草納中書稱不敢奉詔請即罪 上不得已聽以本官  
出知蘄州已而徙知晉州 今上即位加集賢殿修撰知河中府  
未幾乃為刑部郎中充監鐵副使 上素聞其強直擢為天章閣  
待制復知諫院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是時有侍臣棄官家居  
者朝野稱其材以為古今少倫 天子引參大政衆皆喜於得人  
獻可獨以為不然衆莫不怪之居無何新為政者恃其才棄衆任  
已獻可常為苛多變更 祖宗法專汲汲斂民財所愛信引按時或  
辨其人天下大失望獻可屢爭不能得乃抗章悉條其過失曰誤  
天下蒼生必此人如父居廟堂必無安靜之理曰天下本無事但  
庸人擾之 上遣使諭解獻可執之愈堅乃罷中丞出知鄧州獻  
可雖在外朝廷有大得失猶言之不置會有疾奏乞閑官歸鄉里  
朝日未許乃乞致仕詔提舉西京崇福宮到官又乞致仕許之以

熙寧四年五月丙午終於家年五十有八初正惠公薨其家日益  
貧獻可既仕常分俸之半以給宗族之孤嫠者室無餘資所以自  
奉養至儉薄其治民主於惠利而疾姦暴大抵槩以公平故所至  
人安之屢為言職其奏章存可見者凡二百八十有九歷觀古人  
有能得其一二已可載之列傳垂示後世在獻可曾何足道今特  
舉其事係安危者書之至於進退口陳之語不可得而聞也前後  
三逐皆以迂犯大臣所與敵者莫非秉大權 天子所信嚮氣勢  
軋天下獻可視之若無所睹正色直辭指數其非不去不已旁側  
為之股栗而獻可處之自如平居容貌語言恂恂和易使之不得  
位於朝人不過以謹厚長者名之而已矣及遇事苟義所當為疾  
趣徑前如救焚溺所不當為畏避遠去如頽陷阱惟恐墜焉昨午  
病卧洛陽猶且夕憤歎以天下事為憂過於在位任其責者曾且  
念其身之病子孫之貧也嗚呼今之世愛君憂民發於誠心無所  
為而為之可為已而不已始終不變有如獻可者能幾人耶故其  
沒之日天下識與不識皆咨嗟痛惜彼其心豈獨私於獻可哉獻



可始娶張氏故丞相鄧公之孫後娶時氏故侍御史旦之孫封同安郡君四男長曰由庚金木主簿次曰由聖將作監主簿次曰由禮由誠皆未仕六女長適羅山令翹承之次適光祿寺丞吳安詩次適進士晁輝次蚤卒處者二人以其年八月某日葬於伊闕先妣獻可病亟為手書命其為理文某往省之至則自且瞑光復呼曰更有以見屬乎張目強祝曰無光出門而獻可沒噫如某者烏足以副獻可之所待耶願義不得辭哭而為銘銘曰

有宋名臣 正惠公之孫 以忠直敢言 克紹其門 位則不充 道則不負 年則不壽 名則不朽 嗚呼為人臣為人嗣 終始無愧 能底于是 可謂備矣

王尚書陶墓誌銘

蜀公范

鎮

公諱陶字樂道其先京兆人曾祖樵祖誨不仕父應贈禮部尚書妣孟氏追封常山郡太君公力學博通慶曆二年舉進士甲科調岳州軍事判官丁孟夫人憂歷杭州觀察荆南節度二判官以善

判優等升也用薦者狀遷太常丞知陝州閿鄉縣未行丁父憂則詣闕號訴願以所遷官贈其父母書三上報可終喪除太子中允管句高陽機宜文字編校史館書籍韓丞相為御史中丞辟公監祭御史裏行踰月復為太常丞秋青罷樞密副使為使相公言自祖宗開國以來未有此命者請詔有司自今軍伍之人不得任樞密使副及使相著於令庶夫後世不為亂階也又言館閣卿相之津塗而二符子弟親戚以恩例遺表或進家集繇是而位通顯不已濫乎嘉祐五年正月一日甲夜有星墜于西南光燭地隱然有聲占者曰天狗公言去年日食正旦今年星復墜在正旦天狗主兵其於兵變宜有以預防之請中外舉智武才勇之士以備將帥又言今武舉取格太輕請倣唐制設科優待以官無若招士伍然則賢者類至矣遷右正言判登聞檢院試鑠鑿舉人親事官夜入延福宮為盜有司用踈決恩以常盜論公言宮掖之嚴而以民間會降為比非所以尊 天子肅禁衛於是特流海島皇城司官吏加罪有差登保信引燒煉卒人禁中公言漢唐術士名為化黃金

延年大聖壽以惑媚時君者後皆伏必請以漢唐爲監即逐出之無  
重其罪會陳秀公爲樞密副使公論奏不報因自劾請補外遂知  
衛州未數月徙蔡州明年復以諫官召上言臣與唐介范師道呂  
誨趙抃同出爲郡今獨召臣及師道二人請復介等職任免重貽  
臣等羞謗尋判司農寺言常平錢穀其數雖不少以天下戶口計  
之殊未爲備願出內庫給錢每路賜數十萬每州以主客爲率令  
戶得穀五石遇飢年則取本以糶平時物貴稍得息則出之此令  
之下臣將見四方之人鼓瑟聖澤自保爲太平垂白之民與夫增  
塔廟奉佛老以求妄福不同謀矣再試鎖鑰舉人奉使契丹仁  
宗皇帝既以英宗判宗正寺踰年不就職公請對言宮中嬪御  
宦官有以上惑聖聰而使之畏避不敢前也仁皇帝大悟曰當  
別與一名目翊日遂爲皇子矣然英宗猶稱疾不入公又上言  
君父召豈容遷延蓋所遣使備禮致命而不能副陛下聖意乞  
行降責然後皇子入居慶寧宮矣英宗即位遷右司諫尚書戶  
部員外郎直史館皇子位伴讀兼管內國子監俄修起居注淮陽

王

王

王府翊善改穎王府屬疾請補外穎王上表留公乃知制誥判司  
農寺會陳許穎蔡飢爲安撫使既還奏事稱首爲龍圖閣直學士  
知永興軍穎王爲皇子以營事召未至英宗上僊今皇帝踐  
祚進禮部郎中樞密直學士充群牧使同三司少府監裁損山陵  
浮費未幾爲諫議大夫御史中丞山陵儀仗使因對便殿上以  
湯尹一德事論公曰朕與卿一心不可轉也公再拜稱謝間以手  
詔問時政公請慎聽納明賞罰斥佞人任正士又請復轉對以通  
下情省民力以勸農桑躬先儉素以風天下限年校藝以汰冗兵  
會以司馬公光呂公公著爲翰林學士上問此舉如何對二人  
者臣嘗論薦之矣用人如此天下何患不治乎又言呂公誨傳公  
堯俞皆以言斥外請召還之必有所補故事常參官宰相押班是  
時韓魏公曾魯公奏事既退仍近列不至公曰天子新即位大  
臣輒隳朝廷儀遂彈奏之二公既待罪猶以近例爲解公彈奏不  
已因懇請去職乃以樞密直學士知陳州徙許州入樞三司使歲  
餘爲翰林學士以足疾請補郡上七遣使留之因請不已於是

為翰林侍讀學士知蔡州賜黃金百兩頃之徙河南府即請汝州  
既至乃乞致仕 上遣使敦諭不許因請南京留司御史臺許州  
侍次遂家許州六年 上幸東宮念之遷給事中明年起知許州  
尋改鄧州辭不行復知河南府 光獻山陵公力疾應接無一不  
辦治者疾益侵 上遣使挾醫瘳治大享明堂推恩官臣特遷觀  
文殿學士正議大夫知汝州仍聽穎昌府便醫既就道大星墮於  
前閏九月壬寅薨享年六十一明年四月庚午葬于開封府祥符  
縣東韓里之先塋公之薨特贈吏部尚書遷其二子官諸女皆賜  
命服別推恩者三人初娶陳氏穎川郡君再娶李氏京兆郡君繼  
室京兆之姊永安郡君皆先公以亡子男四人弱翁李兒早卒次  
曰寔曰寧並承奉郎女九人長適宣德郎張直溫次適奉議郎張  
保清次承奉郎唐懋次孟州司理參軍李百祿餘早卒公伉直不  
妄語言其居家孝友敦睦姊嫁韓氏夫卒買地葬之又以兩郊恩  
封其姊長安縣君族屬之在京兆者皆牧養教誨使有分業其在  
朝廷勇於敢為不為貴勢降屈凡廷議雖 天子敦諭不決不止

退就黜責亦無慊也所著文集十五卷奏議十五卷詩十卷詩說  
三卷初為小官時歐陽文忠公作剛說贈公且戒以過韓魏公知  
公者韓丞相薦公者及論事則彈劾無所回避世因謂文忠公為  
知言云銘曰

維公氣志	甚勇而毅	岱嵩在前	雖壓無避	維公文章
既辯且詳	江河之流	不竭而長	嘉祐之際	英在潛邸
明謨善計	雲龍之契	治平之隆	帝居東宮	啓迪宸聰
羽翼之功	命與時戾	身與疾俱	昔之寵榮	今也嗟吁
深松茂栢	維是窳窳	百千萬年	安于其宅	

鮮于諫議佚墓誌銘

忠文公范

鎮

公諱侁字子駿其先箕子封於朝鮮其子仲食采於于因氏鮮于  
其後詔為閬州刺史沒於官遂家焉開元時仲通叔明節制兩川  
叔明以功賜姓李氏後復其姓於公十二世祖也曾祖演祖雍皆  
不仕父至號隱居先生以公贈金紫光祿大夫母趙氏安德縣太

夫人公性莊重力學景祐五年登進士第調京兆府櫟陽縣主簿到官數月丁外艱服除爲江陵府右司理參軍慶曆中天下旱詔中外言事公上書災異之興有四言甚切直移歙州黟縣令又權發源令歙號難治公治爲諸邑最改著作佐郎知河南府伊闕縣事遷秘書丞通判黔州未行改綿州先是守將以下課吏卒供薪炭芻豆芻園中果蔬公至悉罷之而守將隨亦罷趙悅道薦其狀遷尚書屯田員外郎 英宗初爲皇嗣公乞選經術士以爲翼衛遷都官員外郎通判保安軍何聖從知永興軍辟公簽書判官廳公事再遷屯田郎中蔡河撥發 神宗初詔中外直言公應詔言十六事皆人君謹始者及王荆公用事又上疏言可爲憂患者一可爲太息者二佛其意其時爲翰林學士薦公詔除利州路轉運判官荆公沮議 上曰鮮于某有文學執政曰 陛下何以知之 上曰有章疏在因出其文以示御史中丞滕元發曰此不減東宮舊臣王陶未幾閔陝旱乃移書安撫使宜如李牧守鴈門故事遠斥候謹烽火須其可擊而圖之安撫使不能用頃之慶州兵叛閔中震駭巴峽以西皆恐成都守與部使者爭議發兵屯要會廐公一比皆止之蜀人遂安是時初作青苗助役法諸路監司各定所部役錢轉運使李瑜欲定四十萬公以爲利路民貧定二十萬而與瑜議不合各具奏以聞 上從公議以爲諸路率罷瑜而以公爲轉運副使西京左藏庫使知利州周永懿貪暴不法前使者憚其兇狡不敢問公即遣吏就捕送于獄而永懿編管衡州初利州兼益利路兵馬都監故用武臣至是乞用文臣爲守又劔門開葭萌寨使呂兼知縣事多不習文法因請置令令專邑事皆著爲令是時新法行而公平心處之蘇子瞻以謂上不害法中不傷民下不廢親爲三難云人以爲知言尋移京東西路轉運副使遷司封郎中是時河決曹村或謂勿塞公言東州惟梁山張澤兩濬夏秋大河注其中則民爲魚矣因作議河書上之 上皆嘉納復合京東西兩路爲一因以公爲轉運使後知揚州官制行換朝請大夫坐所舉吏受賕免降朝散大夫或勸公自陳公曰吾刺舉十二年所舉四百餘人寧盡保其往邪既薦之于朝豈可反覆爲自全之計

乎。西京留司御史臺。二聖臨御。公朝議大夫京東捕運使。既至。奏罷萊蕪利國鹽鐵。治及鹽法。通商東人大悅。又言高麗朝貢。可令州郡禮之。其自欲商賈者聽則其人便矣。召判太常議。神宗配享。或曰荆公。或曰果正憲公公。以為宜。如唐郭子儀故事。用富文忠公議。遂定明堂禮。畢拜左諫議大夫。言君子小人相為消長之理甚備。又請六曹寺監長吏各舉僚屬。則執政大臣可以優游論道矣。又言保甲授班行者。即為官戶。免役而祥符縣至一鄉止一戶。可差公請。依進納例。有旨諫官直舍不得與兩省相通。公奏唐太宗每宰相平章必命諫官隨其後。有違失則箴規之。今置諫官使與兩制不相往來。非所以開言路之意。又請復制舉。分經義詩賦為兩科。多施行者。明年以疾請外補。拜集賢殿修撰。知陳州。仍詔蒲歲除待制。五月辛未卒于州。解夏年六十九。公兩得任子恩。奏兄之子凡嫁內外親族之女數人。其在官為家如此。娶陳氏封永安郡君。前公一年以終男五人。復早卒。頤河南偃師縣人。鳳州司法叅軍。綽假承務郎。焯未仕。女四人。長未嫁而亡。次適趙氏。次適蒲氏。亦亡。幼適永安縣主簿張球。孫男二人。崇松。孫女二人。所著文集二十卷。詩傳二十卷。周易聖斷七卷。典故一卷。治世讜言七卷。諫垣奏禁二卷。刀筆集三卷。是歲八月辛丑葬于穎昌府陽翟縣大儒鄉高村之原。銘曰。神宗皇帝在御。某嘗薦公。佛執政意。後十八年。遂銘公之墓乎。嗚呼。子駿其言也。訥其行也。敏平生云。為莊重博謹。曰陽翟縣大儒之鄉。高村之原。永固以藏。貽後世云。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二十四



